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五

吳沈氏

文公十一年于承匡水經注襄陵縣西二十里有承匡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

敗狄于鹹鹹即桓七年成丘山東直隸在曹州府鉅野縣南境

傳于防渚元和志房州房陵縣嗣駟以為防陵即春秋時防渚州之得名自

此方輿紀要房陵城今鄆陽府房縣治

錫穴續志漢中郡錫縣地出錫故以名縣釋文又作錫音羊水也一統志錫縣故城在興安州白河縣東方輿紀要錫義山在鄆陽府西北百八十里

子駒山東通志魯鄆門北面三門最西者曰子駒門

皇父三子死焉賈服並云三子皆死獨存班鄭眾以為殺甥牛父之人

死皇父不死馬融以為皇父之二子淫軍者狄所殺方道二子死故得勝之
如今皆死誰殺係斯按馬說是也家令右与駮乘俱死則傳文當云皇
父与二子死不當云皇父之二子也傳不言三人貴者主記破門事耳

齊襄公之二年陸繁白史記晉世家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惠公二年長
翟來王子城父殺之十二諸侯年表同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蓋傳寫之誤

周首之北門山東通志周首亭在泰安府東阿縣東北

十二年邠伯來奔杜預之稱齊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劉敞曰此邠太子也魯以諸
侯逆之即謂之邠伯而春秋又沒其專王殺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豈
甚然乎意者邠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即位不能自安遂出奔夫踰年即位
則真邠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謂之邠伯也按左氏明言

非禮則可知是太子踰年即位以君禮逆之得謂之非禮也春秋書爵
者就魯本意欲反其國耳

楚人圍巢一統志居巢故城在亳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戰于河出水道提綱黃河又西南逕同州府郃邑縣新市鎮東其東岸蒲
州城也又南去華陰縣東北自歸化城西河折而南行至此計二子五百餘里
大河至此始折而東流蒲州者大河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出

城法及郟漢志琅邪郡有諸縣又東莞縣蓋唐曰故郟邑水經注京相璠曰

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郟邑也郡國志東莞有郟亭今在園

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

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郟亭城立沂水縣東北四十里十三州記三魯有

東西二郡昭以所居為西郡在東平魯而東者為東郡即此縣是也

傳襄仲辭玉杜預云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按聘禮賓客執圭據者入告

出辭玉注云圭執之重者辭之而所以致尊讓也傳言襄仲辭玉正合禮文

杜未見禮經故為臆說趙汝補注云傳錄賓客辭令以見秦人之進于禮

厚賄之鄭注聘禮記引此事云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取羈馬元和志羈馬故城在同州郃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景字記在蒲州河東

縣城南三十六里按在蒲州府南者是也

范無恤御戎按此晉君不出而亦有御戎者是為中軍之御七年之步拓

戎津亦是中軍之御与在耳

若使輕者肆馬大雅皇矣箋云肆犯家也

坐甲言被甲而坐不時脫也疏言未戰且坐于地非

獲一卿矣以趙穿為公婿其貴重如卿故以見獲為憂趙穿此時非卿

交綏李衛之向對綏者御綏之常也按衛車後相接謂之交綏也禮疏

云綏登車索詩云淑祈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

十二年會公于柴水經注華水東迤柴城北即於林之也詳在後

傳處瑕以守桃林塞續志河東解縣有瑕城劉昭引前年入瑕傳又于

猗氏縣下引此年處嘉靈瑕傳云在縣東北皆非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蒞水注

之西北迤出沃城南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處嘉守桃林之塞靈此以備秦

時以出沃之官守之故出沃之名遂為積古之傳按僖廿年傳許君焦瑕杜預

云河外五城之二邑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秦圍我焦出沃汲郡紀年

惠王後六年秦歸我焦武沃傳以焦瑕寧稱而後以焦武寧稱則曲沃即
瑕之變名皆在弘農陝縣于晉為河外而解與特氏之瑕非秦所侵及唐
嘉祿初明矣杜預注此橫分瑕與桃林為二瑕顯然遺傳苟令賜采邑
于晉傳又何之虞瑕乎元和志柝林塞自陝州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
也一統志曲沃城在陝州西南四十二里

使可賤
能賤而有耻服之謂能處賤且又知恥按後漢書馬援傳曰凡人為貴者
使可賤

繞朝贈之以策服之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魯語臧文仲問柳下惠之言使
書之以為三策韋昭曰策簡書三策三卿之一通欽律謂三策古誥戒之辭
荀子大畧天子即位上卿授一策中卿授二策下卿授三策此繞朝所贈

即下文二語戎屬之辭秦人不容以為繞朝輸情于士會故被戮韓非說疑
篇繞朝之言者矣而為戮于秦

其處者為劉氏劉姓此句為漢時說左氏者插注以證漢劉氏為堯後按元
和姓秦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沛至豐之生熾字執素生漢高祖新

唐書宰相世系表士會遠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生暹
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于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居沛
生仁說此三之生熾字執素其語系如此蓋此句乃錯簡當在襄廿四年傳
沈宣子之在周為唐杜氏下必非漢時經師所敢偽造也說詳後漢書路

遷于鐸水經注嶧山在鄒縣北鐸邑之西依以為名也山東通志鄒國在兗
州府鄒縣西南周武王封祝融之裔挾于邾即此也邾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據襄廿四年說堯
于秦秦為劉謂此
丘明之筆亦以此為
秦劉氏之舊

郭文公所遷城周二十餘里在緡山之陽寰宇記云上冠峯巖下臨穀壑窮制國之勝景者也依此為紀王城

文子賦四月杜預注與詩疏引孟肅義同按王制之法侯約則不禘則不嘗嘗則不燕則不禘注云夏之制法侯歲於廟一時祭

十四年同盟于新城水經注雖水又運新城北即宋之新城方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

公孫敖卒于齊張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容其身也

齊人執子孫姬上言齊人執單伯是敢于執王使也此言齊人執子孫姬又敢于執君母矣然此而人不可言及故別書齊人穆氏均不齊國之人擊侯

傳有星字入于北斗杜預注字彙也非也晏子陳篇公既彗星名伯常彗使

穰言之易子曰何暇在彗第又將見矣則星字與彗非一也晉書天文志曰穰言之氣出曰子宋史天文志字者字之然非常惡氣之再生也主大亂主

大兵災甚于彗漢五行志劉歆以為北斗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告喪請葬杜預注請以卿禮葬按此請歸葬于魯下傳飾棺玉堂阜知惟歸葬為不及望卿禮也

夫已氏已讀如彼其之子其揚之水豈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如夫已氏猛之夫夫

十五年單伯至自齊單伯使齊以魯請于王而受王命以行使而被執則

魯所移故其歸者秋書之以釋魯志不言歸京師從可知也且魯為遷齊
所經必有主人之禮以謝屈辱故云至自齊從魯之文宋人之說春秋皆味
然以為魯大夫不信左氏之實係而竊取公穀証周之說此真憾事也

伐莒戎申入蔡穀梁疏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之也莊二十八年伐
戰兩舉者初伐其竟由戰在國都故亦兩舉之也

其官皆注之謂上介與眾介也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亦下其君二等以
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注聘義曰上介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
聘之數也宋是上介則此注介者有七人也春秋之聘向多不能如周之太
平之制故舉其備禮為貴非有所棄也

于亞旅亞旅次大夫及羣士也

諸侯五年再相朝鄭志孫賁問之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何合典禮鄭答云

古者攝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五年一巡守

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以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

王制疏云如鄭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

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

而遂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沈文何以此及昭十三

年傳皆為朝牧伯之法按傳通論相朝之事故云古制非專指朝魯沈

氏之言是也

惠叔猶毀以為請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此猶毀者未行卒

哭變除之禮杜預不知而妄說

聲已不視惟堂而哭雜記於夕哭則不惟鄭之緣孝子之心欲見殯肆也檀弓惟殯非古也自教姜之哭穆伯也鄭志張逸各陳經之教姜早嘗其哭以應惟殯或亦稱穆伯也遂乞也然惟堂惟殯其事惟一而聲已教姜則為二人者緣穆伯之謚同相傳者異耳

師兄弟以哭喪服傳小功以下為兄弟士喪禮如死親者在室眾兄弟堂下北面泣眾兄弟小功以下又既殯後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臨之大功室有同門同財故喪服以小功以下為兄弟按襄仲與穆伯為從父昆弟既殯則哭位並在堂下也

十六年盟于鄆丘續志宋公國周名鄆丘漢改為新鄆章帝徙帝于此江南通志新鄆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為大謂之鄆城景帝以為者在東

阿縣境去泥于杜預齊地之言也

傳

師于大林御覽五十七伍端休江陵記曰城西北六十里有林春秋師于大林即此

景景云荆門州西北有長林城

警枝史記蜀伐楚取葭方正義云古今地名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古方枘警枝者是也荆州府枝江縣

車百濮濮即楚也尔雅釋地南至于濮紅周書王會解伊尹為四方之曰

正南百濮通典造諸濮城皆出柘夫周書王會卜人丹矧注言卜人西

南之矧丹矧不出也柘卜人孟濮人也其名有尾濮木錦濮文面濮折腰

濮赤曰濮黑棘濮

孟于阜山一統志阜山在鄧陽府房縣南一百五十里

阪高蓋即當陽之長阪也輿地紀勝長阪在荆門軍營陽縣東北二十里
及庸方城元和志方城山在房州竹山縣東南三十里頂上平坦四面險固山南
有城周十餘里一統志方城方在鄖陽府竹山縣東南方城山上庸故城在
縣東南四十里本庸國

魚人方輿紀要魚復故城在夔州府奉節縣城東五里

子貝自仞一統志貓兒關在宜昌府興山縣西北百里山峻險峻可達鄖襄
又縣東北百二十里有峯若塢長四十里改徑險隘行者聚眾乃以六出
鄖襄向之向道中又八里荒在縣東百里改出鄖陽府保康縣界兩邑間
林木深暗改徑卑濕

子君祖母表服適母為君母則君祖母是適祖母稱杜預語諸侯祖

母稱非也

使師旬改而殺之周禮甸師之官其徒三百人又王世子之族有眾於甸人
師甸即此官也

十七年傳晉侯蒐于黃父方輿紀要烏嶺在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即黃

父杜預曰一名黑漳字文周諱黑改為烏嶺與平陽府翼城縣接界

以藏陳事方言藏備也又解也廣雅釋詁曰郭璞注方言云藏之訓教也
幸賈服之訓也

凡者幾何言幸與也

凡者幾何言幸與也

為之也顧安武曰莊子歎死小擇音郭象為義曰為從服說

鉞而主險鉞讀如挺重囚一挺漢書劉屈氂傳挺身逃徐廣曰挺引也

六月壬申躬于齊長曆云魯莊二十三年六月癸丑朔壬申則六月二十日

豈其而也此進引鄭事所極一時鄭固從齊而亦間成于楚所以然者介于

兩大以救急也齊于爾時未嘗見罪晉胡為苛求乎

公墾池韓非之微篇公墾以孫與氏同門墨傲其鄰此公墾之證

敗我于邲垂服之邲垂立高者南水經注邲垂亦在高者城南七里道基

存焉一統志今在汝陽縣南

十八年公薨于臺下其臺下冰寢疾之所卒然暴斃或升高而殯俱未可知

穀梁曰臺下冰正也

子卒未踰年故不稱君改葬故稱子不名范甯曰諸侯在喪改葬之稱

傳惠伯命龜也龜即命龜也周禮大祭祀太卜眠高命龜士者禮字大即席

坐西南命龜按卜法有卜事陳龜也貞龜也准卜也命龜也眠高也作龜也其

卜立君卜大封事更大于祭祀則小宗伯命龜故小宗伯職國大貞則存玉帛

以詔辨鄭司農之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也小宗伯尊于太卜此惠伯命龜之自

事以抑命之實錄言以大貞事大故太卜身為勞事則大宗伯臨卜其餘

陳龜貞龜皆小宗伯為之小事則太卜准卜卜師命龜也

歸舍爵而行告奠于廟而主也定八年傳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

與此同杜預注飲酒訖者節詞也

仲殺惡及視杜預云視不書賤之按方言子卒不可言殺視顧安武曰此諱

二年

馬矢之中說文菌糞也韻會通作矢莊子人間世夫愛馬者以筐盛夫音美矢或作屎後漢書獨行傳載就覆船下以馬通糞注本字經曰馬通馬矢也

在大刑不忘周書嘗麥解太史英刑書九篇昭六年傳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醜類惡物釋華注醜類也言比類惡事杜預以醜為惡則此語不屬

渾敦玉篇作俱侏

釐釐公元年遂以夫人婦姜孟自齊服言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淫故傳云雖速亦

詔而不女從宣公既以妻娶夫人淫也非禮故不稱氏見異踐之也按公穀傳与

服說同蓋是苛求孔氏佐杜橫指為廟文也非也文四年經傳皆稱婦姜而
姜氏可知婦姜是魯史常稱極王姬不稱王姬氏也杜預于文四年異姜所
說此獨指為缺殆是自尋方便耳

于平州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志云平縣東北六十里有故城
名文字縣疑即其址也

于樂林一統志樂城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二
十五里春秋之樂林

侵崇詩地理攷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歸封崇伯國在豳部
三同周有崇國晉趙崇侵崇長安志甘亭在鄠縣西南五里殷為崇國

傳以定公位杜云善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按此傳意也春秋

時習見其教之禍敵國以上莫不弄已死之舊文而貪建樹之私恩於是
觀觀之徒以為与于會盟已結陳援國人之欲怨降心莫可誰何此陳國之
派也与之會盟者有罪矣若竊之君豈謂罪惡便可除乎時言討惡之人
嚴然目之曰曰侯則經亦不終不書之曰曰此侯也非獨經多微辭也左氏身
為魯史記魯之事以不終不隱情以避禍如宣公之事豈教人為惡而用之
避罪之方哉其深痛而概責之可見矣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討也緩遂令
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執彼權辭便成義例其義經而証傳也多矣
過于北林水經注林之南古新鄭縣故城四十許里以南有林鄉故杜預
據是為北林

二年戰于大棘續志陳留已吾鄉有大棘鄉水經注引陳留風俗傳曰大棘

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教秦易以統制其地為楚所并之輿記要大棘城在歸
德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司馬法定壽篇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
在軍法刃上察

文馬百駟文馬說文引作馮馬之畫馬也按周本紀求驟我之文馬尚書大傳
散宜生之大戎氏取美馬駸身朱鬣雞目者矣是借畫為文則不須畫求
惟此傳百駟乃是畫者所謂朱其尾鬣

子之馬然也按此為叔祥法非馬也其人也為華元答經當如鄭眾說

華元為植按鄭司農大司馬職注云植為部必將吏引此傳後鄭云植某
城植也屬賦文天者從後鄭

案甲則那 那以何 也宋書劉敬宣傳平越之 後于我那 驛何 以共 同

于思于思 小雅蘇葉箋斯白也 之似 德斯思 之字 作鮮齊魯 之同聲 近斯思

与斯聲同故賈逵以為白頭貌此古訓也 又說卦與為宣髮 古侯翻曰為白故

宣髮宣鮮聲同故宣亦為白于曰也 曰思曰思不必指其頭髮白澤門之指

有類于此

遂自陰地 方輿紀要陰地城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從臺上彈人 元和志畧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

三進及溜 溜即雷有門內之雷 燕禮賓執脯賜鐘人于門內雷是也 有

階間之雷 鄉飲酒記登階間編雷是也 此及溜乃階間之雷也 三進者按

燕禮小臣納師大夫師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此一進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

東南南鄉尔鄉 西面北上尔大夫大夫皆少進此二進也 始也入門繼而者

庭及玉升階皆雷則三進矣

說屬年算壽也

于思于思

与斯聲同

宣髮宣鮮

有類于此

遂自陰地

從臺上彈人

三進及溜

階間之雷

燕禮小臣

東南南鄉

庭及玉升

說屬年算壽也

惜也越竟乃免言倉黃出奔他國者不再反乃可逃款君之名

餘子即國子之倅諸子掌之其民在鄉為言漢卒在道為餘夫也書傳

畧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周傳言遺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

稱程沿于後世是覽報更篇張儀魏氏餘子也又離保覽齊楚相與戰平阿

餘子亡戰得牙說苑三節篇佛肝用中牟畔城此餘子田基獨後至皆謂

支子也高誘注大夫庶子為餘

君姬氏之愛子也君姬氏猶言君母氏自妻言之謂之女君自妻子言之謂之

君母趙盾猶為嫡子猶以姬氏為君母

旄車之族詩箋公既主君之耗車庶子為之歸引服愛云耗車戎車之倅

使屏季以其故族杜預云以其故官屬與屏季據傳言族不言官屬故族謂

趙夙以來之族屬也大宗有收族之誼故統率之非謂趙盾宮內之事盾為

中軍帥亦自為小宗何能以室者貴臣蓋屏季乎

三年傳及邲邲即原延之滑縣水經注原延邑下有延津

昔夏之方有德也墨子耕柱篇夏后禹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

吾使翁難乙卜于目若龜北龜曰兆兆之言曰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金履祥通鑑

前編云諸家多謂禹鑄九鼎觀方有德之辭也水指禹書注墨子之說

鑄身於象物之山海經不說形狀物之象也呂氏先識覽周易於著

象著象有首無身食人未啮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又慎勢篇周易於著象

為其理之通也又雜謂篇周易於著象而說其指也言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

淮南子本經篇又遠威篇周易於著象也狀甚長上下皆必以見極之敗也又

遠學篇周鼎著以馬履之為其子陽也所謂周鼎即夏鼎也視其大
異則為之鑄鼎以獨燭照神靈以炯垂法戒

不遠不者惠注之者作禁衛亦不

定鼎于郊鄆續志河南縣東城門名鼎門唐武德東都城南面三門中口定鼎
韓愈集送鄭十校理序席定鼎門外一統志郊鄆陌在洛陽縣西

姑吉人也據吉人之字者為佳

刈蘭而卒或有人誤刈蘭因命穆公死又一義穆公欲賦已生死因刈蘭而
果卒

四年平莒及郊一統志故郊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与江南邳州接壤
通志郊故城在今縣北廢城

傳孔教子三韓非難曰以君不怒有怒不即行怒則臣懼眾輕舉以行
計則人主危故重去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
而不誅故子以教君

然虎之狀而豺狼之聲漢書王莽傳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
兒待詔曰莽所詔為目虎而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之肉者為人不可
乃速行矣小雅廣話乃汝也

鬪般為令尹般為令尹當係子孔之後傳言子文卒者叙次相連及之
輜陽而殺之水經注潒水北出大義山南去屬鄉西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一

統志潒水在德安府隨州東北魏志賈逵傳屯潒水蓋其處矣又有潒河
一統志源出南陽府西馬時坪南流至新野縣界合潒水紀潒河在南

陽府鎮平縣東四十里以下文靈縣野臨之北南陽之潯河也

遂處悉野(即南陽府之新野縣方輿紀要新野南至襄陽府一百十里)

師于漳滏(水經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 七為鄭陽府房縣之界山 在縣南稍西百三十里 東南過蔡山)

又東過章鄉南方輿紀要漳水在安陸府音陽縣東北四十里自南漳縣流入

境東南流避麥城又南合于沮水道提綱大江東至荊州府治江陵縣西南

境之流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

戰于臯澣(水經注泗水東迤為山北山下水出之隈之漢女昔遊靈也張衡南

都賦曰遊女弄珠于漢皋之曲漢皋即葛山之異名也名勝志葛山在襄陽

府城西十里

著于丁寧(晉書載以鎔于丁寧傲其民也注丁寧者記鉦也)



以貫益穀(服之益穀之益如益所以蔽穀也) 德夫一日車穀上鐵也或曰

兵車旁慢輪謂之益穀(按服前後說) 是也) 兵子國國而革車有戶緩輪

龍穀蓋兵車皆長穀故須龍蓋防擊觸杜預謂以益為益然夫已沃舟

能上激貫益不通事理

娶于邠(前志江夏軍杜縣在幼曰吳教娶于邠之邠亭是也) 一統志漢軍杜故

城在安陸府沔陽州西北(沔陽州之屬漢陽府) 邠城之德安府安陸縣治邠邠同

夢中(元和志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南五十里左傳邠子之女棄于夢中云

雲字云楚子濟江入雲中之雲夢字以此推之則雲夢二澤本是別矣水道提

綱雲夢跨江南北蓋八九百里今自枝江而東為松滋東南為公安又東南

為石首為華容濱江南岸多穀澤即古所謂江南之夢也(江南之夢皆首受江水支

津成渠源為澤南
入洞庭北復入江

楚人謂乳穀漢書叙傳作穀如淳注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

謂虎於菟方言虎或謂之於菟注云江南山走呼虎為菟音約實

五年傳反馬也易歸妹六三歸妹以須反歸婦虞翻注反馬歸也詩鵲巢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之將送也疏鄭笺言百有云禮雅散士以詩義論之天

子以玉大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又士昏禮注之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以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車

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高固秋月送叔

姬冬來反馬則婦人三月筮行故行反馬禮也

六年傳圓懷及邢丘水經注引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曰懷一統

志平臯故城在懷慶府溫縣東即古邢丘

以盈其貫韓非子說林有與悍者別賣宅而盈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

待之答曰吾忍其以我滿貫也杜預之貫也杜預之貫也杜預之貫也杜預之貫也

不得為習也按說文貫錢貝之貫也母貝一切經音義蒼頡三貫穿也以繩穿

物曰貫今滿貫之稱雅俗通行杜謬灼然而疏也為之底獲是行心也

陸戎殷鄭中庸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言用

兵伐殷也杜預以陸為君也釋詁陸死也釋名陸醫也就陸醫也武王室

陸殷之類考哉

王子伯廖曰王子似是周人非鄭大夫鄭無王子也

七年伐萊元和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齊萊萊子

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石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菜子關通志菜子城在縣東南二十里

傳取向陰之末蓋西河在氏縣地方輿記東向陽水在涿州府西三十里一名縣東水源出向陽峽下流合于原以水今固

八年^至黃乃復^山東通志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括地志冠氏南有黃城之有

南黃城邨杜預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按以尸將事去至彼國而死則有以柩造於若未通命而不幸有疾將瀕于死與其廢命失辭不如還而擇堪其使者于公私兩得也君之視臣如腹心豈要其死而猶不相捨哉

卒于垂^垂即隱八年過于垂^垂山東通志垂^垂在曹州府河津縣西南

卜

猶禘^猶頌^頌祭^祭也天子諸侯曰禘以祭之明日郊大夫宿尸與祭同日

郊特牲禘之于庫門內禘之于東方注云禘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禘又于其

堂^此神位于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禘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茲云禘是

求神之名禘是接尸之稱又云凡禘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

神于廟門之內詩楚茨之祝祭于禘是也二是禘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

亦謂之禘有曰徹蕞云大夫饌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大別日又別牲

故牛人云享牛求牛鄭云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禘者也按也亦謂之自

羊俎牛則天子諸侯禘祭又新穀也

乙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元志杜預以甲子晦食姜氏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

同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秒是十誤為七

城平陽漢志泰山郡有東平陽縣晉志作新泰水經注云河東有平陽故城如東
晉武帝元康元年改為新泰縣元和志晉武帝泰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
人也表改為新泰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秦州新泰
縣西北然此兩城未知其為南平陽東平陽也南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

傳及滑內彙纂之滑水當在江西南唐州府東境按傳云盟吳越蓋之

丹陽湖元和志丹陽湖在溧陽縣西南二十里與當塗縣屬太分中流為界

九年取根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南

傳東其初服初服中帶之類初與禪通詩云不憂禪絮衣近汗垢釋

名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作之用六尺裁是履胸背方言汗襦

自南而西或謂之祗裯注亦字為掩汗也

遂殺洩治賈子新書魏事云陳靈公殺洩治而鄧元立陳以族從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元志之歷推之是月丙辰朔加時在盡亥分十四日

九百六十八分入合限

公如齊實齊者而經講言者魯非齊之臣而齊者是自蹈于非禮也天王崩

終春秋經善奔喪之事宣公獨汲之于齊忘大義而破私恩傳出齊者二

字著其二三如此傳之顯于經者也

傳

逐楚師于極北彙纂云水經注極水又匡陽翟縣故城北陽翟今禹州極北

當在禹州之北按水道提綱極水經禹州城北又東南分為二派一東北流經

新鄭縣南界折而東南此極北者在鄭縣之北也

斷子家之棺謂制棺見屍也杜預謂斷海其棺遷矣

十一年盟于辰陵水經注消水東南迤辰亭東之此城在長平城西長平城在東南杜氏之謬一統志辰亭在陳州府淮寧縣西六十里

于橫函即橫茅之邑

楚人殺陳夏徵舒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止執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范甯曰變楚子言人者執君之賊矣曰人人所得殺也

納公孫寧係行父于陳賈逵云二子不係之陳絕于陳也惡其占君淫故絕之

善楚有禮也按賈謂二子之惡絕于陳是也然納惡而謂楚有禮則于義難通

或孔疏而引致賈賈服之疵故文詞視別杜預又舉二子之功且補過夫身為貴臣朋淫婁黷殺直諫

貶君禍從寸磔不足報辜何功之可補害義傷說且說為大矣傳楚稱楚有禮謂入其國而不貪其土豈目二聖子之出入哉曰莊王以禮自克何為不

正二子之罪曰陳國小君弱不有貴戚世臣無以立國春秋世臣與其君相輔

而行考也故臣有深絕其身不絕其世非是後來政臣新政相乘不憂之材

蓋積貴之弊于人望久矣楚之納也而因陳所歛擇利而歸耳若便怨

二凶之往惡是飛廉惡來之輩可道武王之誅也後儒之責楚莊者是也

而求其彼時之情也嗚呼見杜預之謬說而反盾于左氏則暗也

今尹著艾穠服之為艾穠為賈之子孫林敖也故子書稱孫叔為期思之

鄙人其得進于莊王或謂沈尹或謂虞邱蓋為賈為子越所殺因流于

凡庶耳漢遺詔孫林殺碑之名饒字林敖出後人妄傳不足信也季云艾

穠為叔敖之兄

城沂景著云書在汝寧府真陽縣境吳志孫討逆傳刻勳乃投西塞至沂

通鑑作汝沂一統志黃石城在武昌府武昌縣東二十里一名汝沂壘

使封人處事高誘淮南注揚雅言處大數名也

柳人亦有言詩十月之交釋文第詩柳意也周語敢向天道柳人故也管子禮家

篇作意人故也蓋前事未了復起一辭語之抑以其意而生故特抑為意

謂之夏州楚策蘇秦說楚王曰東有夏州海陽非不駟史記解車亂字武子

傳摠桓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夏州謂此也一統志夏州在漢陽府漢陽縣

北

十二年戰于郊水經注危亭水自亭東南流于濟水于此又兼郊曰春秋

楚軍于郊即是水也音下釋文作京相璠曰在敖北元和志郊城在鄭州管

城縣東六里按管城縣初省為鄭州治

盟于清丘水經注欽濱又東南逕清丘北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

三十里一統志清丘在曹州府河津縣西南二十五里清丘在大名府開州東

南七十里紀云丘高五尺唐置清丘縣

傳庸可幾乎列子黃帝第履處乘風其可幾乎釋文音其葉檀弓子張曰

吾今日其庶幾乎終三庶幸也幾其也其幸此善為君子乎

先穀位之劉炫之傳文皆稱曰魏子杜預何以知是魏季按彼誤以士鈔字

為先穀也服之合采于魏故曰魏子

觀譽而動蘇武王親兵孟津是也羊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視服云譽而

也章昭言語注譽隙也

前茅慮無雜記云御極以茅謂以茅為旌為前導也新序鄭伯內袒左執

茅旌韓非外儲說右楚國之法車不得至于茅門天雨庭中有燎太
子遂驅車至于茅門廷理舉皮而擊其馬敗其駕說苑楚莊王時太
子車立于茅門之外少師慶逐之然則楚軍壘之法以茅旌為和門如漢
旄頭在前豹尾車在後故太子車不得近之也虞夏者章昭音注云畫
則候遮夜則扞衛謂羅圍狗附也張羅圍立壘五十步而陳周軍之前後
左右橫皆注矢以誰何謂之羅圍又二十人為營壘壘三百步言大其中
或視前後左右謂之狗附皆昏而設明而候遮二十人居狗附處以視聽候
望明而設昏而羅通典考諸兵法法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
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于營四面立營千里外遊
奕以備又云或刻為獸足而印履于中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叢薄然後



傾耳以遠聽疎目而遠視見水眼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視樹動則可以辨來
寇之驅馳也所謂踞伏者如晉石勒為伏夜牙門唐有遊奕拉生將宋有踏
白軍王明清撫青雜說此人南侵於延道大軍過其衛王將每七小校四出巡
邏謂之踏白軍薛居正五代史朱珍傳後以踏白騎士入陳宅間

左道唐通典考諸兵法曰移營先使候騎前行持五皂旗見溝坑揭黃旗
或揭白水洵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鼓為之令相聞之鞞軍用各
山林野居法虎落柴營環利鐵鎖大通索

中權後勁尉繚言兵之常陳皆向敵者內向者外向者立陳有坐陳夫內向而
以破中外向而備外也立陳可以行也坐陳可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
在其中坐之兵劍各立之兵戰勢將以居中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

為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為極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為中壘守地二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棄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以十步正內為極奇大將軍居之六善五鹿全鼓府藏稻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為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去滅一人以為一陳一部署等一軍則子軍可知

武之善也周書武稱能攻弱而整不正武之能也

眾散為弱杜預之兄柔弱按說卦兌于地為剛鹵惠棟曰兌剛鹵非柔也師惟乃二陽為帥以統羣陰不謂毒天下而民淫之今初變九捷二之權則坤眾散而為弱矣二為初捷故下之有帥而不淫

有律以水已也九家易曰坎為法律今變之兌則律不淫已張惠言曰初失位

不變故不用律

失屬亡師魏子中軍之佐故云失屬杜預謂鄭國將也

沈尹將中軍杜預云沈或作寢：馬也惠云杜意以孫林教討于寢立故謂之

寢尹呂覽者樂篇荆莊王染于孫林教沈尹燕注云孫沈其二夫失則此沈

尹也欽韓按叔教為令尹官名將中軍而使庶尹為之畢子所染篇楚莊王

于孫林沈尹以沈尹即孫叔也又呂覽贊能之孫叔教沈尹蓋相与友察傳之

楚莊問孫叔于沈尹並新序雜事作沈尹三說苑雜言沈尹名聞天下以為

令尹而讓孫叔教據諸文則實有沈尹其人異說難同故並存之

次于管水注注不家溝水自梅山水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一說志管城

故城今鄭州法

教部之間元和志教山在鄭州滎澤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敗鄭在教部之間
河陰縣志教山沿河入境約二里許峯巒特起兩岸壁立中僅容輜障蓋懷
河之門戶也

藍縷方言之楚以布而無緣故而縷之謂之縷縷又云楚語無緣之曰縷
不謂之縷按鉄縷也臨所引誤語

內官序考其夜內官系中射郎尹之屬見詳水滸南書

遷大國之迹吳語注遷特退也言引遷退楚師之迹言在子鄭遷或言作迹
且堅切行進也佩觿辨證曰集韻按謂之迹一曰伺候也進也表也言使羣
臣候視大國之迹務立鄭石字与遷別後人疑迁為遷改之耳

御下兩馬音義徐云或作柄集韻柄飾也周禮環人注引此作柄齊

南云偏傍者注于不從木

請挑戰楚策兵不如者勿与挑戰

元戎十乘史記集解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輪馬被甲衡軛之上者有劔甲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登敵家之行伍
也六韜軍用篇所謂武備大扶胥三十六乘也

去唐惠侯前志南陽春陵縣有上唐鄉故唐國一統志故唐城在德安府臨
州西北九十五里唐侯國

游嗣四十乘周官車僕掌兩車之革注云兩車所用補嗣之車六韜軍用

大扶胥衡車三十六乘注云言衡
擊者也燈柳武士共載可以輕縱橫

駒伯曰杜預言御克惠言御騎字駒伯御克

屈蕩尸之惠云小尔種尸止也昭十七年傳危民之淫是古皆訓尸為止也揚漢書王嘉傳坐尸殿門失園免注亦引此傳為證依帝詔為尸蘇轍華城集次子瞻石芝韵詩自注亦引此傳尸之知宗亦誤

葛之脫高葛說文引作界之舉也从艸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界之黃灑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玉篇收部界渠記渠基二切舉也士昏禮注高所以扛鼎張衡西京賦旗不脫高薛綜注高所以止旗然此下有拔旆投衛之事則脫高不為止旗橫木也服之輪間橫木者是也重獲在木下詩獲獲得也

抽矢散既夕禮注蒲取牡蒲莖也詩揚之水芟之蒲柳陸璣器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皆可以為箭幹

故春秋傳董澤之蒲可勝既手抽鄭之牡蒲者赤楊也其幹先堅直者耳楚重玉曹操孫子注革車重車也杜牧曰革車輻車重車也載器祇財貨衣裝也按軍行輜重在後故孫子軍爭篇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指耐後之所謂輿軍也夫軍一倍其道者也

遂次于衡雍韓非子莊王既勝將于河雍即衡雍也釋水水自河出為灑卻晉幽公孫子義楚莊之河雍是首蕩渠初出之灑也水經注河水又東迤若器北晉軍爭濟楚莊去河即是也方輿紀要黃河在開封府原武縣北二

十二里楚莊所次晉軍爭濟皆是也按原武往日在河南明天順中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原武遂在河北黃河南之縣二十里今屬懷慶府遂圍蕭蕭潰破武曰下二字衍文

遂傳于蕭傳肉薄圍之也墨子備城傳篇禽子曰敢向敵人強弱遂以傳
城後上先教以為注程新城為甚抵下為室前止不止畢本改後射既疾為

李何此傳城之事也城同燈孫子謀攻將不勝其意而據附之
麥麩有神麩法本草麩止痢齊氏藥術作麥麩改此為麥七月用小麦不熟者于大

山鞠窮本草苦第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眩之疾兼能溫氣出
四川者為川苦

河魚腹疾李何以上所謂隱語也藝文志雜賦家有隱書十六篇列女傳賦
文仲拘于齊使人遺書以得其書乃謬其詞云云此六篇所云隱書也又

至鹽女言于齊宣王曰竊嘗喜隱書王發隱書而讀之且晚重言載成
公賈與荆莊王譏說元正諫各犯見晉平公曰臣善隱文心離龍潛隱而云

厚二寸使壯士教踏
之餅成初作孔臥麩餅文上以艾覆之密閉甗戶三七日麩成打破看餅內乾燥五氣不成便出曝之令極乾然

後高之厨上積之以麩一月殺米七年

自魏代已來化為建治迴立其辭使各述也

晉井而極之元和志晉井在徐州蕭縣北二百步方言出休乃耕

十四年傳使人弗立晉使來責衛者不肯立則得其要領也

以之室家還其子忠氏曰室福也周書有一室之祿自一室玉千室師之福也周

禮記之室田杜謙亦是其子記得向林穀也見世本魏韓按去服公卿大夫

之貴臣曰室老嘉十七年傳華臣弱卑比之室是卿大夫之室為五年

宋龔身淮南傳務訓馬龔身龔身注龔身龔身知也

屬及于室皇杜預室寢門闕也寢門之向安得有室皇自即室皇也前書

胡建傳護軍法校列坐堂皇上座雅堂堊壁也謂前檣築土為堂今謂之

滴水者是也吳覽行編篇作履及陸庭釋文之字自門國之非

蒲晉市御覽一百九郡國志郟城內有市名蒲晉故南齊校尉府一也一統

志在荊州府江陵縣北郟城內

見晏桓子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邑

於是有庭實旅百按禮器所云三牲魚腊遺豆薦皆謂諸侯助祭于天

子而貢耳庭實車馬与皮和旅百者所說旅幣等方亦其國之所有也此實

所以享主人者非主人之饗賓杜預謂主人之設遺豆百品于庭以答賓預

此言非獨禮記未見并此傳上文聘而致物亦不曉其義矣

十五年 亦秋滋氏注云滋氏國此用羊州亦其國之不足氏之陸臨其仇為

赤衣白衣故有赤白非也赤秋白秋獨紀年之赤衣白衣之花苗紅苗里

糶白糶各自其種類耳一統志滋縣故城在滋安府滋城縣東北

于無妻即年妻聲轉也莊子大宗師務光外物讓王作晉支荀子成相篇

作年光是也公羊經仍作年妻

初稅畝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其要取于

此不稅民之不自治也何休云年係注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公田一夫一婦此齊

注一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即可治什一而稅也存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

公家而九頃其為一井故曰井田穀梁疏徐邀以為除公田之外又稅私田

十一也

傳登諸樓車六韜軍吳篇吳攻城圍邑則有輶輕於衛視城中則有雲

梯飛梯

下臣獲考晉与下死字为句考死程考終命也

而申固其命詩傳申也言後人修德則其命將歿而重固

敗赤狄于岳梁一統志岳梁故城今廣平府永年縣治按劉昭注引上堂記

曰岳梁在滋城西十里之名石果然岳梁當近滋城矣廣平之岳梁在山東

去滋遠矣元和志岳梁城在滋州銅鞮縣東北三十里下注深察東西北三

面阻潤廣袤二里依注岳梁城在沁州東北言作疑即此也

梁也

次于輔氏一統志輔氏城在同州朝邑縣西北十三里

治兵于稷水注汾水又注稷山稷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西去介山十五里山

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晉侯治兵于稷是也方輿紀要稷祁山在絳州

稷山縣南五十里

立黎侯而遷一統志黎侯城在潞安府長治縣西南紀要在黎城縣東北十八

里

及雒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濱洛方輿紀要洛水在同州朝邑縣南宜

十五年晉侯及雒謂此按漢經師改洛為雒也

十六年及留吁一統志統留故城在今潞安府屯留縣南春秋志秋留吁邑

宣榭火服宣揚威武宣武鄭武公二年二月初吉王在周昭宮丁亥

王格于宣射宣榭久矣五行志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

以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反曰不能行政奈何禮樂

為而藏之按傳言人火而說春秋者歸諸天戒蓋相援引也

傳以徽冕命士會典命職之孤四命以安帛賦小國之君司服職之孤自布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注孤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自祭家廟爵弁其大夫皆言冠与士同按徽与黻同玉藻三命赤黻注此言冕爵弁之鞞尊祭服異其名耳疏云他服稱鞞祭服稱黻按他服之鞞則玉也疏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鞞注謂之端服之鞞凡鞞以鞞為之皮弁服皆素鞞然則爵弁服以上合自稱鞞鄭云尊祭服異名者以卿大夫惟助祭用冕弁方施鞞但祭服為然故言尊之其實鞞鞞之制一也士冠禮注之鞞之制小鞞明堂位有虞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而下士鞞鞞而已

鞞也牲辭不合升直以體骨薦俎也也禮注教骨體也疏云熟肉帶骨而

禱曰教禮運注脰其俎謂豚解而脰之熟其教謂體解而燂之疏云豚解者士去禮小飲之奠載牲解兩解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之前後脰即兩解脊骨而已是豚解七體也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并子俎以進神者特牲禮九體肩一脰二脰三脰四脰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冠禮注凡牲皆用左胖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骨為十一體也揚後儀禮考通圖十一體前脰骨三肩臂脰也後脰骨二肱脰也膊也脊骨三

前分為正脊次中為脰脊後分為橫脊脊骨三十分前分為代骨次中為長脊後分為短脊按豚解下不言有體薦鞞以體委与之體解者下云宴有折俎周語云體解節折而共飲食是也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元志姜氏之六月甲辰朔不食大衍云是年五月

在交限六月甲辰朔文分已過會限蓋誤之歷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會限六月甲辰朔此文之已過會限大衍是

于街道傳之盟于卷楚對道卷楚一地也方輿紀要卷城在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七里

傳于野王方輿紀要野王城之懷慶府河內縣治

善忠以類者鮮詩傳類善也言善忠不妄施者善也

庶有勇乎杜預之言能也疎以為方言文之無之按周官充人職設其楅衡置

其務注鄭若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之時謂之維繩字者以勇為聲繩是牽

制牛之繩則勇之制正之義檀弓注維牛鼻繩也即用今維字方言維理

也注之言正理也此言御子之快其志庶幾得其正理又昭十七年傳服虔解五

維之維表也夷平也二是平正之義与此相通也

十八年傳有蜀之役一統志蜀亭在泰安府泰安縣西

以失大援者杜預之不能堅事齊晉故也按失大援之語行父之說詞欺宋再言

公之于齊於聘去奔汲之存立美是其勤齊以公故反其賂援之者其甚力

傳文多於何可厚証

壇惟玉三踊而出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此也國之儀亦自

有壇聘禮聘君之亮于後歸執圭復命于壇升自西階不升堂主辭復命与

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玉別于形夕疏出袒括髮入向右即位踊此出使君去

復命之禮歸又反被逐不得復命于壇故使介復命也按齊去禮至于家入

門左升自西階踰東西面坐哭哭者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凡踊皆三

龍紼于序東綬帶左位拜賓成踊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
踊亦去之明日三日成服亦母之喪以如亦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掩臣為君
斬衰也三哭皆袒髮亦去之之聞者不得亦去乃為位凡為位者宜袒然之歸
父惟壹袒也又云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注謂哭其舊君未知歸父之哭宜之視
舊君以否此即位者即哭位也鄭之位有擯列之義如于於父哭位矣



